

# 侗台语的 $m$ 声母\*

龙润田

[提要] 通过同源词比较,认为侗台语清鼻音声母  $m$  除了来自原始侗台语清鼻音  $*m$  的留存外,还可能来源于原始侗台语的清鼻音  $*ŋw$  和  $*ŋ$ 。 $*ŋw$  和  $*ŋ$  在侗台语中发生了非线性音变。这两个来源可以解释侗台语部分语言的清鼻音  $m$  与一些亲属语言的  $khw$ 、 $kw$ 、 $kh$  相对应的现象。

[关键词] 侗台语 清鼻音  $m$  声母 语音演变

鼻音是侗台语重要的声母类型,在侗台语族各语言中均有多个鼻音音位存在。在侗台语部分语言中,同部位鼻音还存在发声态的差异。例如,侗语南部方言中就存在清鼻音和浊鼻音的对立;现代水语更是保留有完整的清鼻音、浊鼻音和先喉塞鼻音。

现代台语支语言大多只存在一套浊鼻音音位,其历史来源可按声调的单双数分为两类。Li (1977) 对原始台语的鼻音系统进行了构拟,认为原始台语中存在浊和清送气两类鼻音,分别构拟为  $*N$  和  $*hN$ 。现代台语中声调为单数调的浊鼻音来源于原始台语的清送气鼻音,声调为双数调的浊鼻音则来源于原始台语的浊鼻音。

在现代侗水语支语言中,除了有清、浊两类鼻音音位外,水语、毛南语、佯僮语等语言中还存在先喉塞鼻音音位。梁敏、张均如(1996)对台语支和侗水语支语言进行比较后认为,原始侗台语中存在相互对立的三套鼻音系统:清鼻音、浊鼻音和先喉塞鼻音,并将其分别构拟为  $*N$ 、 $*N$ 、 $*ʔN$ 。此外,Edmondson & Yang (1988)、邢凯(1995)参考藏语声调来源提出“原始侗水语的前置辅音假说”,认为现代侗水语的清鼻音来源于原始侗水语的前置辅音  $*kh$ ,即  $*kh-N > N$ 。

由此可推测,原始侗台语中应存在清鼻音音位  $*N$  (或  $*hN$ )。在侗台语族各语言中,  $m$  是最常见、分布最广的清鼻音。传统研究认为,侗台语的清鼻音  $m$  是原始侗台语清鼻音  $*m$  (或  $*hm$ ) 的留存。本文采用新的调查材料对侗台语清鼻音  $m$  的来源及演变进行分析。

## 一 侗台语 $m$ 的来源

$m$  是侗水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清鼻音之一,侗语、水语、仡佬语、佯僮语、锦话等语言中均保留有  $m$  音位。Li (1977) 认为现代台语中读单数调的  $m$  声母大多来源于原始台语的

\*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侗台语语音类型研究(18CYY053)”阶段性成果。论文初稿曾在“第二届汉语史研究材料、方法与学术史观国际学术研讨会暨《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》创刊四周年学术讨论会”(南京 2020.11.21-22)上宣读,郑伟、盛益民等先生给予了良好的意见。《民族语文》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宝贵修改意见。谨此一并致谢。文中错漏概由笔者负责。

\*hm。梁敏、张均如（1996）认为原始侗台语的 \* $\eta$ ，大部分演变为现在读单数调或者单数调次调的浊鼻音 m。

对于大部分侗台语同源词来说，现在读单数调或者单数调次调的浊鼻音 m 确实来源于早期的清鼻音 \* $\eta$ 。台语支语言声调发展较为成熟，单双数调类的格局整齐一致，现在读单数调的浊鼻音声母 m 来源于原始台语的 \* $\eta$ 。但是，在侗水语支和侗央语支语言中存在不同的变化。试比较以下词例<sup>①</sup>：

(1) 狗

原始侗台语 \* $\eta$ ma，原始台语 \*hmaa。

台语支：石家语 maa<sup>1</sup>，泰语、老挝语、壮语、布依语、临高语 ma<sup>1</sup>。

侗水语支：水语、锦话、莫话  $\eta$ ma<sup>1</sup>，毛南语、佯僂语 ma<sup>1</sup>，侗语<sup>竹坪/乌公/陈团</sup>  $\eta$ wa<sup>1</sup>，侗语<sup>章鲁</sup>  $\eta$ wa<sup>1</sup>，侗语<sup>贯洞</sup> khwa<sup>1</sup>，拉珈语 khwɔ̄<sup>1</sup>，侗语<sup>石洞/启蒙/剑河/款场</sup> kwa<sup>1</sup>，侗语<sup>布代</sup> qwa<sup>1</sup>。

侗央语支、黎语支：侗央语<sup>六枝</sup>  $\eta$ nu<sup>31②</sup>，黎语 pa<sup>1</sup>。

(2) 跳蚤

原始侗台语 \* $\eta$ mat，原始台语 \*hmat。

台语支：泰语、老挝语、壮语、临高语、石家语 mat<sup>7</sup>，布依语 mat<sup>7</sup>。

侗水语支：侗央语、水语、莫话  $\eta$ mat<sup>7</sup>，毛南语、佯僂语、标话 mat<sup>7</sup>，侗语<sup>石洞/剑河</sup> mat<sup>7</sup>，侗语<sup>报京/泥冲</sup> mət<sup>7</sup>，侗语<sup>竹坪</sup>  $\eta$ wət<sup>7</sup>，侗语<sup>章鲁</sup>  $\eta$ wat<sup>7</sup>，拉珈语 khwāt<sup>7</sup>，侗语<sup>贯洞/独洞/平等/和里</sup> khwa<sup>1</sup>，侗语<sup>中寨</sup> wət<sup>7</sup>。

侗央语支、黎语支：侗央语<sup>六枝</sup>  $\eta$ me<sup>45</sup>，侗央语<sup>贞丰</sup> me<sup>42</sup>，拉基语 ma<sup>3</sup> $\eta$ <sup>45</sup>，布央语 mat<sup>55</sup>，黎语 pot<sup>7</sup>。

(3) 枕头

原始侗台语 \* $\eta$ muon。

台语支：泰语、老挝语 mɔ:n<sup>1</sup>，傣语<sup>版纳、德宏</sup> mɔ:n<sup>1</sup>，傣拉话 mon<sup>1</sup>，壮语<sup>龙州</sup> mo:n<sup>1</sup>。

侗水语支：侗语<sup>陇城/平等/独洞/启蒙</sup> mun<sup>1</sup>，侗语<sup>陈团</sup> mun<sup>1</sup>，锦话  $\eta$ wən<sup>1</sup>，毛南语  $\eta$ un<sup>1</sup>，莫话  $\eta$ un<sup>1</sup>，侗语<sup>竹坪/章鲁</sup> pun<sup>1</sup>。

侗央语支、黎语支：侗央语<sup>六枝</sup>  $\eta$ ei<sup>31</sup>，侗央语<sup>贞丰</sup>  $\eta$ a<sup>31</sup>，黎语  $\eta$ a:n<sup>1</sup>。

(4) 锅底烟

原始侗台语 \* $\eta$ mei，原始台语 \*hmii（煤烟）。

台语支：壮语<sup>邕宁</sup> mei<sup>3</sup>，傣语<sup>版纳、德宏</sup> mei<sup>3</sup>，傣拉话、壮语<sup>龙州/武鸣/柳江</sup> mi<sup>3</sup>，泰语 min<sup>3</sup>。

侗水语支：锦话、莫话  $\eta$ mei<sup>3</sup>，拉珈语 kwei<sup>4</sup>。

侗央语支：侗央语<sup>六枝</sup> (lo<sup>31</sup>mo<sup>45</sup>)khe<sup>45</sup>。

(5) 新

原始侗台语 \* $\eta$ mou，原始台语 \*hmoï。

台语支：傣语<sup>德宏</sup> mau<sup>5</sup>，傣拉话、壮语<sup>龙州</sup> mau<sup>5</sup>，壮语<sup>邕宁/武鸣/柳江</sup> mo<sup>5</sup>，泰语、老挝语、

<sup>①</sup> 本文原始侗台语、原始侗水语构拟源自梁敏、张均如（1996）；原始台语构拟源自 Li（1977）；侗语语料主要来自：侗语调查词汇卡片（1958 年中国科学院第一语言调查队侗语调查组搜集，龙耀宏整理）以及笔者的调查；其他语料来自梁敏、张均如（1996），小坂隆一等（1998）。

<sup>②</sup> 为了方便比较，行文中除未形成调类对应的侗央语支语言声调调值外，其余侗台语语言声调均标调类。

傣语<sup>版纳</sup> mai<sup>5</sup>。

侗水语支：侗语<sup>竹坪/陈团</sup>、仡佬语、水语、锦话、莫话 mai<sup>5</sup>，侗语<sup>章鲁/三穗</sup> mai<sup>5'</sup>，毛南语、佯  
 僂语 mai<sup>5</sup>。

仡央语支：仡佬语<sup>六枝</sup> mi<sup>31</sup>，布央语 mam<sup>33</sup>。

(6) 劈(柴)

原始侗水语 \*m̥a:k。

侗水语支：水语 m̥a:k<sup>7</sup>，侗语<sup>竹坪</sup> mak<sup>9</sup>，锦话 m̥a:k<sup>9</sup>，侗语<sup>章鲁</sup> mak<sup>9</sup>，毛南语 mak<sup>9</sup>，佯僂语  
 ŋwək<sup>9</sup>，拉珈语 pha:k<sup>9</sup>。

(7) 嚼

原始侗水语 \*m̥a:k。

侗水语支：水语 m̥a:k<sup>7</sup>，毛南语 mak<sup>9</sup>，侗语<sup>章鲁</sup> ŋwək<sup>9'</sup>。

(8) 雷击

原始侗水语 \*ŋwək。

侗水语支：仡佬语 ŋwək<sup>7</sup>，佯僂语 ŋwək<sup>7</sup>，毛南语 mak<sup>7</sup>。

以上原始侗台语例词的清鼻音声母 \*m̥，在台语支中均变为单数调的 m，十分规整。在仡央语支中部分保留清鼻音 m̥，部分变为对应的浊鼻音 m，还有的塞化为送气清塞音 kh。黎语支则有不同的变化趋势，多塞化为与 m 同部位的塞音 p。在侗水语支中，有的读为唇化鼻音 ŋw 或 ŋw，甚至唇化塞音 kw，且这种音变不受后接元音的影响。由此，本文推测侗水语 ŋw、khw、kw 声母与原始侗台语清鼻音 \*m̥ 的演变发展有关。

但从发音上看，双唇清鼻音 m̥ 的发音收紧点在双唇处，位于口腔的最前端。而唇化清鼻音 ŋw 的 ŋ，其发音收紧点在软腭处，相对 m̥ 位置较为靠后。w 为双唇半元音，其发音收紧点也在双唇处。按原始侗台语的构拟，“狗” \*m̥a > ŋwa，其音变是从一个调音位置处于口腔最前端的清化单鼻音 m̥ 变为一个调音位置处于口腔后部软腭处的清化单鼻音 ŋ 与一个口腔最前端的半元音 w 的组合。这里就会存在一个问题：单辅音声母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才会演变为唇化辅音声母？这种有违发音经济原则的演变该如何解释？

反过来从唇化清鼻音 ŋw 演变为单辅音 m̥ 就容易解释很多。唇化清鼻音 ŋw 的基本辅音 ŋ 受到后接辅音 w 作用，其收紧点往前移动至双唇处，变成了 m̥w，唇化辅音 m̥w 再单音化就变为 m̥，即 ŋw > m̥w > m̥。这种演变与汉语方言的辅音唇化现象类似。汉语方言中，韵母元音 u 或介音 w 会对辅音声母产生作用。如“瓦”，《广韵》疑母麻韵字，潘悟云拟作 \*ŋ<sup>w</sup>uæ<sup>①</sup>，现在福建福清、平潭念 mua<sup>42</sup>（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:485-487），存在音变 \*ŋw > m。

据此可以推测，在上述侗台语例词中，唇化清鼻音 ŋw 出现的时间可能先于清鼻音 m̥，m̥ 可能是 ŋw 单音化的结果。侗台语中清鼻音声母 m̥ 除了是原始侗台语 \*m̥ 的留存外，还可能来自原始侗台语的唇化音声母 \*ŋw。

再来看 khw、kw。在侗水语支的一些同源词中，除了侗语部分方言外，拉珈语中也大量存在 khw、kw 声母与亲属语言的 m̥ 声母对应的现象。Solnit (1988) 参考藏语前置辅音的情况，认为拉珈语的这类 kh、k 是词根鼻音声母的痕迹，源于原始侗水语前置辅音的早期留存。据此，Edmondson & Yang (1988)、邢凯 (1995) 提出“原始侗水语的前置辅音假说”，认为

① <http://ccdc.fudan.edu.cn/linguae/ltcPhonology.jsp?representationText=瓦>。

拉珈语这类 kh、k 出现的时间早于原始侗水语  $*\eta$  的产生，侗水语的清鼻音  $*\eta$  来源于复辅音  $*kh-m$ ， $*kh-m > *\eta$ 。前置辅音 kh 阻塞消失、送气成分保留，即  $kh > h$ ，h 随后造成 m 清化为  $\eta$ 。例如，“狗”构拟为  $*kh-mua$ ，“跳蚤”构拟为  $*kh-muat$ 。

这个假说尝试解释拉珈语以及部分侗语方言词汇中声母 khw、kw 与亲属语言  $\eta$  对应的现象，但前置辅音不太可能是后期产生的。如果说在原始侗水语中就存在前置辅音 kh，那么 kh 在原始台语和原始侗水语分化前就应该存在，但在台语支语言中并没有看到 kh 或 k 的痕迹。此外，侗水语中这类词汇声母变为  $\eta w$ 、 $\eta w$  的现象又该如何解释？

本文认为，这类词汇声母在侗语部分方言和拉珈语中读 khw、kw 是非线性音变的结果。在同一语音条件下，有两个不同的音变方向称为非线性音变（潘悟云 2018）。原始侗水语中也发生了非线性音变，不过这种音变应该来源于  $*\eta w$ ，而不是  $*kh-m$ 。

清鼻音比较容易变为同部位的清送气塞音。如汉语上古清鼻音  $\eta$  到中古变成了滂母字（ph），上古的  $\eta$  到中古变成了溪母字（kh）（潘悟云 2018）。类似地，我们认为侗水语这些读 khw、kw 和 qw 的音也应该是同部位清鼻音  $\eta w$  音变的结果。清鼻音  $\eta w$  的  $\eta$  变为同部位清送气塞音 kh， $\eta w > khw$ 。后送气特征消失，即  $khw > kw$ 。

这样看来， $*\eta w$  在侗台语演变过程中发生了非线性音变。就上例来看，台语支、黎语支及侗水语支大部分语言按  $*\eta w > \eta > m$  的音变方向演进；拉珈语、部分侗语方言则按  $*\eta w > khw > kw$  的方向演变。

此外，还有一些原始侗台语或原始侗水语构拟为  $*\eta$  的同源词在侗水语支中读为  $\eta$ 。

#### （9）猪

原始侗台语  $*\eta mou$ ，原始台语  $*hmuu$ 。

台语支：石家语  $(thua^2)muu^1$ ，泰语、老挝语、傣语、壮语<sup>龙州/柳江</sup>、布依语、琼山话  $mu^1$ ，壮语<sup>邕宁</sup>  $mou^1$ ，壮语<sup>武鸣</sup>  $mau^1$ ，临高语  $mo^1$ 。

侗水语支：锦话、莫话  $\eta\eta^5$ ，佯僂语  $m\eta^5$ ，侗语<sup>陈团</sup>、仡佬语、水语  $\eta\eta^5$ ，侗语<sup>亚罕/石洞</sup>、毛南语  $mu^5$ ，侗语<sup>竹坪</sup>  $\eta\eta^5$ ，侗语<sup>章鲁</sup>  $\eta\eta^5$ ，侗语<sup>贯洞/和里</sup>  $qu^5$ ，侗语<sup>永从</sup>  $qhu^5$ ，拉珈语  $kh\eta^1$ 。

仡央语支、黎语支：仡佬语<sup>六枝</sup>  $\eta\eta^{31}$ ，仡佬语<sup>贞丰</sup>  $mau^{35}$ ，布央语  $mu^{24}$ ，黎语  $pou^1$ 。

#### （10）黄色

原始侗水语  $*\eta\eta\eta\eta$ 。

侗水语支：侗语<sup>竹坪/贯洞</sup>、水语  $\eta\eta\eta^3$ ，侗语<sup>章鲁</sup>  $ma\eta\eta^3$ ，侗语<sup>石洞</sup>  $ma\eta\eta^3$ ，毛南语  $ma\eta\eta^3$ ，仡佬语、锦话、莫话  $\eta\eta\eta\eta^3$ ，佯僂语  $\eta\eta\eta\eta^3$ 。

仡央语支：布央语  $\eta\eta\eta\eta^{11}$ 。

“猪”一词，台语支和仡央语支的形式基本一致；黎语支的辅音声母虽已塞化，但来源于清鼻音  $\eta$  是肯定的。但在侗水语支中，“猪”“黄色”出现了两类清鼻音，即  $\eta$  和  $\eta$ 。再者，“猪”，侗语<sup>永从</sup>、拉珈语的声母为送气塞音  $qh$ 、 $kh$ 。与 Edmondson & Yang (1988) 等人观点仍然不同，本文认为这两个送气塞音声母  $qh$ 、 $kh$  来源于同部位的清鼻音  $\eta$  的塞化，而不是前置辅音的留存。

那么， $\eta$  和  $\eta$  又是谁先谁后？与前述  $*\eta w > \eta$  的音变规则类似， $\eta$  应是后起的，由  $*\eta$  演变而来，即  $*\eta > \eta$ 。根据潘悟云（2010）的音变规则，辅音声母可能会随语音环境改变其发音收紧点。音节中的元音韵母也会对辅音声母产生影响。“猪”一词中，后接元音为 u。u 虽然是后高元音，但其发音时双唇也起作用，具有舌根和双唇的特征。因此，元音韵母 u 对声

母发音产生影响使辅音声母发音收紧点向前移动,  $\eta u > \eta u$ 。“黄色”类似, 音节主元音为前低元音 a, 发音位置也相对较低且靠前, 辅音声母发音位置也随之前移,  $\eta an > \eta an$ 。

由此, 本文认为侗台语的清鼻音  $\eta$ , 除了  $*\eta$ 、 $*\eta w$  两个来源外, 还有可能是原始侗台语清鼻音  $*\eta$  受元音韵母影响的结果。

## 二 与侗台语 $\eta$ 有关的演变

解释清楚了侗台语清鼻音  $\eta$  的来源后,  $\eta$  后续的演变发展就清晰直观很多。在台语支内部, 清鼻音  $\eta$  的演变无一例外地朝着浊鼻音的方向变化:  $\eta > m$ 。这个音变与清鼻音  $\eta$  的来源无关。不论是原始侗台语构拟为  $*\eta$  的词, 还是由  $*\eta w$  或  $*\eta$  演变而来的词, 在现代台语中均变为单数调的浊鼻音 m。这符合线性音变的模式。

在黎语支中, 原始侗台语清鼻音  $*\eta$  大多已经演变为同部位塞音 p。例如: “狗”  $pa^1$ , “猪”  $pou^1$ , “跳蚤”  $po:t^7$ , “寡妇”黎语构方言  $pa:i^6$ 。鼻音塞化是黎语支语言比较突出的特点。吴安其(2000)指出, 黎语通什话双数调塞音声母 p、t、k 来自古黎语的  $*m$ 、 $*n$ 、 $*\eta$ 。从现有材料来看, 黎语的鼻音塞化在清鼻音中也存在。

侗央语支  $*\eta$  的变化较为复杂。有的  $*\eta$  保留了下来, 例如: “狗”, 仡佬语<sub>六枝</sub>  $\eta u^31$ ; “跳蚤”, 仡佬语<sub>六枝</sub>  $\eta e^45$ ; “猪”, 仡佬语<sub>六枝</sub>  $\eta o^31$ 。有的变为浊鼻音 m, 例如: “跳蚤”, 布央语  $mat^{55}$ 、仡佬语<sub>贞丰</sub>  $me^{42}$ ; “新”, 仡佬语<sub>六枝</sub>  $mi^31$ 、布央语  $man^{33}$ ; “猪”, 仡佬语<sub>贞丰</sub>  $mau^{35}$ 、布央语  $mu^{24}$ 。

侗央语支中还有一些音变可能来自  $*\eta w$  或  $*\eta$  向另一个方向的变化。例如“枕头”, 仡佬语<sub>六枝</sub>  $\eta ei^31$ 、仡佬语<sub>贞丰</sub>  $\eta a^31$ , 可能是唇化清辅音浊化后简化的结果, 即  $*\eta w > \eta w > \eta$ 。“锅底烟”, 仡佬语<sub>六枝</sub>  $khe^45$ , 应该是唇化清鼻音塞化并简化的结果, 即  $*\eta w > khw > kh$ 。“黄色”, 布央语  $\eta an^{11}$ , 则直接来源于清鼻音  $\eta$  的浊化, 即  $*\eta > \eta$ 。

侗水语支的变化最为复杂。按  $\eta$  不同的历史来源, 同源词在侗水语支中的声母变化可分为以下 3 类:

### 1. 来源于原始侗台语 $*\eta$ 的

侗水语中, 来自原始侗台语  $*\eta$  的同源词数量众多, 语音演变的表现也一致。现在这些词汇在侗水语支各语言中或保留  $\eta$ , 或变为单数调浊鼻音 m, 即  $*\eta > \eta > m$ 。这是一个有标记音向无标记音演变的过程。例如:

毛毛雨	$*\eta on$	水语 $\eta on^5$ , 拉珈语 $\eta un^1$ , 侗语 $mun^2$ , 毛南语、锦话 $mən^5$
雾	$*\eta o:k$	莫话 $\eta ok^9$ , 佯僂语 $mɔ:k^9$ , 锦话 $mok^7$
记号	$*\eta iai$	拉珈语 $\eta ai:i^1$ , 侗语、锦话 $me^1$ , 仡佬语、毛南语 $me^1$ , 水语 $?me^1$
寡妇	$*\eta ai$	锦话、拉珈语 $\eta ai^5$ , 毛南语、莫话 $mai^5$
回来	$*\eta a$	侗语 <sub>竹坪</sub> 、水语、锦话 $\eta a^1$ , 侗语 <sub>石洞</sub> $ma^1$ , 毛南语 $ma^1$

### 2. 来源于原始侗台语 $*\eta w$ 的

具体词例参见前文所列“狗”“跳蚤”“雷击”等。这类词汇的明显特征是部分语言的声母由  $*\eta w$  演变为清鼻音  $\eta$  再浊化为鼻音 m, 即  $*\eta w > \eta > m$ , 如水语、毛南语、佯僂语、锦话、莫话和标话等。拉珈语的这类词汇则按  $*\eta w$  的塞化方向进行演变, 如: “线”  $kū:i^1$ 、“锅底烟”  $kwei^4$ 、“狗”  $khwɔ^1$ 、“跳蚤”  $khwāt^7$ 。而在侗语内部, 两个方向的演变均存在, 形成了非线性音变的模式。例如:

表 1 侗语各方言点中的“狗”

黎平竹坪 $\eta wa^1$	从江平江 $khwa^1$	榕江章鲁 $\eta wa^1$	通道陇城 $kwa^1$	龙胜平等 $khwa^1$	三江独洞 —
锦屏启蒙 $kwa^1$	通道陈团 $\eta wa^1$	三江和里 $khwa^1$	黎平水口 $khwa^1$	黎平平途 $khwa^1$	从江贯洞 $khwa^1$
融水寨怀 $kha^1$	镇远报京 $wo^1$	靖州泥冲 $ma^1$	锦屏大同 $ma^1$	天柱石洞 $kwa^1$	剑河小广 $kwa^1$
三穗款场 $kwa^1$	天柱注溪 $khwa^1$	新晃中寨 $wa^1$	通道流源 $ma^1$	三江布代 $qwa^1$	黎平亚罕 $khwa^1$

从表 1 可以看出，在侗语方言中，“狗”的读音有两个同时进行的演变方向：靖州泥冲、锦屏大同、通道流源三个点按  $*\eta w > \eta > m$  变化；其他调查点则按唇化辅音塞化的音变方向发展变化，即  $*\eta w > \eta w > qhw > khw > kw/kh$ 。镇远报京和新晃中寨读  $w$  则可能是主辅音丢失的结果。

### 3. 来源于原始侗台语 $*\eta$ 的

这类同源词的演变过程也存在两个方向：一个是  $*\eta > \eta > m$ ，原始侗台语的  $*\eta$  受到后接元音的影响收紧点前移变为  $\eta$ ， $\eta$  后来浊化为  $m$ ；另一个是  $*\eta > qh > kh/q$ ，清鼻音  $*\eta$  塞化为同部位的送气阻音后调音部位前移。同样，这两个过程在侗语内部也有完整的表现。例如：

表 2 侗语各方言点中的“猪”

黎平竹坪 $\eta u^5$	从江平江 $qhəu^5$	榕江章鲁 $\eta u^5$	通道陇城 $u^5$	龙胜平等 $khəu^5$	三江独洞 $qu^5$
锦屏启蒙 $mu^5$	通道陈团 $\eta u^5$	三江和里 $qu^5$	黎平水口 $qu^5$	黎平平途 $mu^5$	从江贯洞 $qu^5$
融水寨怀 $qu^5$	镇远报京 $mu^5$	靖州泥冲 $mu^5$	锦屏大同 $mu^5$	天柱石洞 $mu^5$	剑河小广 $mu^5$
三穗款场 $mu^5$	天柱注溪 $mu^5$	新晃中寨 $mu^5$	通道流源 $mu^5$	三江布代 $mu^5$	黎平亚罕 $mu^5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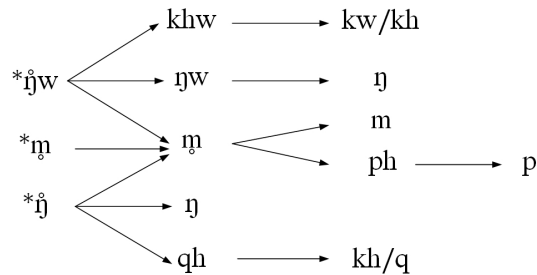
例词“猪”，大部分侗语方言均是按  $*\eta > \eta > m$  方向变化。而黎平水口、从江平江/贯洞、龙胜平等、三江独洞/和里、融水寨怀等方言点则按清鼻音塞化的方向  $*\eta > qh > kh/q$  变化。此外，“猪”，拉珈语  $khū^1$  也是沿这个方向音变的结果。

## 三 结 论

通过上文的讨论，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侗台语清鼻音  $\eta$  的来源及演变情况。就侗台语的一些同源词来看，侗台语的清鼻音  $\eta$  除了来自原始侗台语  $*\eta$  的留存外，还有可能来源于唇化清鼻音  $*\eta w$  和软腭清鼻音  $*\eta$ 。这两个清鼻音声母都容易受后接介音或元音的影响变为  $\eta$ 。这样看来，在侗台语内部，一些原本认为来源于  $*\eta$  的同源词其真实来源应该是  $*\eta w$  或  $*\eta$ 。也就是说，现在侗台语中的清鼻音  $\eta$  有三种可能的历史来源，即  $*\eta$ 、 $*\eta w$ 、 $*\eta$ 。

侗台语  $*\eta w$  或  $*\eta$  的演变是一个非线性音变的过程。演变为单数调的浊鼻音  $m$  和清鼻音  $\eta$  只是  $*\eta w$  或  $*\eta$  演变的一个方向，还有部分语言（拉珈语、侗语部分方言）则朝着另一个方向演变发展。这可以解释一些词汇的声母，台语支读为单数调的浊鼻音，而侗水语支会出现其他声母的现象。

侗台语清鼻音  $\eta$  的来源及其相关演变情况如下：



### 参考文献

- [1]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. 1998. 《福建省志·方言志》，北京：方志出版社。
- [2] 梁敏、张均如. 1996. 《侗台语族概论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。
- [3] 潘悟云. 2010. 《从地理视时还原历史真时》，《民族语文》第1期。
- [4] 潘悟云. 2018. 《上古汉语鼻音考》，《民族语文》第4期。
- [5] 吴安其. 2000. 《黎语古音构拟》，《民族语文》第5期。
- [6] 小坂隆一、周国炎、李锦芳. 1998. 《仡央语言词汇集》，贵阳：贵州民族出版社。
- [7] 邢凯. 1995. 《原始侗水语构拟中的前置辅音假说》，《民族语文》第5期。
- [8] Edmondson, J. A., & Yang Quan. 1988. Word-initial preconsonants and the history of Kam-Sui resonant initials and tones. In J. A. Edmondson, & D. Solnit (eds.), *Comparative Kadai: Linguistic Studies beyond Tai*, pp. 143-166. Dallas: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.
- [9] Li, Fangkuei. 1977. *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*. 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.
- [10] Solnit, D. 1988. The position of Lakkia within Kadai. In J. A. Edmondson, & D. Solnit (eds.), *Comparative Kadai: Linguistic Studies beyond Tai*, pp. 219-238. Dallas: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.

## The Initial $m̥$ in Tai-Kadai Languages

LONG Runtian

**[Abstract]**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cognate words in Tai-Kadai languages. It proposes that the voiceless nasal initial  $m̥$ , besides being a remnant of the voiceless nasal  $m̥$ , may also come from voiceless nasals  $*ɲw$  and  $*ɲ$  in Proto-Tai-Kadai.  $*ɲw$  and  $*ɲ$  have undergone nonlinear sound changes. These two sources serve to well explain the phenomenon that words with the initial  $m̥$  have cognate words with initials khw, kw, or kh in languages such as Kam and Lakkia.

**[Keywords]** Tai-Kadai languages voiceless nasals initial  $m̥$  sound change

(通信地址: 100089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)

【本文责编 吴雅萍】